

世界著名插画家插图版

The Third Army Group
第三军团

张之路 著 朱成梁 绘

七尺男儿不为民 愧对父母枉为人
世间自有正气在 路见不平有须眉



世界著名插画家插图版

The Third Army Group
第三军团

张之路 著 朱成梁 绘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第三军团：世界著名插画家插图版 / 张之路著；
朱成梁绘. —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 11
ISBN 978-7-5148-4246-3

I. ①第… II. ①张… ②朱… III. ①儿童小说—科
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7924号

SHIJIE ZHUMING CHAHUA JIA CHATU BAN
DISAN JUNTUAN



出版发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张晓楠

策 划：张 楠
责任编辑：沈 娜
责任校对：华 清
整体设计：锦绣东方

审 读：林 栋
封面创意：周建明
责任印务：任钦丽

社 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 邮政编码：100022
总 编 室：010-57526071 传 真：010-57526075
发 行 部：010-59344289
网 址：www.ccppg.cn 电子邮箱：zbs@ccppg.com.cn

印 刷：北京华宇信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24 印张：17
版次：2017年11月北京第1版 印次：201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280千字 印数：10000册

ISBN 978-7-5148-4246-3 定价：45.0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本社印务部（010-57526183）退换。

《第三军团》再版序言

长篇小说《第三军团》1991年第一次出版至今，已经有26个年头了。

26年前阅读这本书的同学，如果当时他们是中学生的话，那么现在应该是40岁左右的中年人了。让我感到庆幸的是，他们的孩子也开始在阅读这本书。

当年我满怀激情地书写，以我的阅历真诚地告诉青年人：

明天的太阳属于你们，

明天的光荣属于你们，

明天的痛苦和挫折也属于你们……

但即便是这样，我仍然渴望他们做一个正直的人、善良的人，做个有情有义的人：

七尺男儿不为民，

愧对父母枉为人。

世间自有正气在，

路见不平有须眉。

我接到许多读者的来信，他们充满激情的鼓励，让我感到心心相印的快乐与安慰。

当这本书再版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要感谢庄之明

先生和温航女士，他们是这本书第一版的策划和编辑。他们的慧眼和努力使得这本书得以出版。这本书自从出版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也获得了许多荣誉。

这本书获得了中国图书奖一等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文学奖。这本书在中国台湾出版，在韩国出版，并以这本书为由，将作者列入 IBBY 荣誉作家名册。

1993 年，著名导演王好为、李晨生将这部作品拍成了电视剧。在这期间，拍摄场地的北大附中校园里能经常听到《第三军团》的消息和声音。这部电视剧受到许多观众，尤其是中学生观众的喜爱，这部电视剧还获得了中国电视剧“飞天奖”。

歌唱家刘欢为这部电视剧作词、作曲并演唱，主题歌里写道：

我们刚知道分辨是非，我们还没学会虚伪；
我们已明白爱与仇恨，还没有懂得容忍；
既然已知道正确与错，为何又说无可奈何？
既然我们要学习英雄，就应该实话实说。
我们并不是梁山好汉，我们也不需要称赞；
但如果发现坏事坏人，我们也不能不管；
为什么人们隔岸观火？为什么说无可奈何？
正义的旗帜人人都有，举起过就没白活，
做个人才那是别人的期待，做个英雄就在这金色年龄！

20 多年以后，当我听到这首歌，阅读这首歌词，我依然感到振奋，依然百感交集……

我愿意做个有情有义的作家，我也希望我们的孩子做个有

情有义的人！

今天，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再版这本书，我要谢谢年轻的编辑齐菁和她的团队，感谢画家朱成梁先生。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likely belonging to Zhu Chengliang, the painter mentioned in the text. The signature is stylized and cursive.

2017年10月于北京

引 子

立秋的那天。

细雨蒙蒙飘落。黄昏时分，知了的叫声便显得稀落，互相诉说着夏日的别离，透出一种不可言状的凄凉。尽管明天没准儿更热，但知了们不知道……

一个长得极瘦的中年人吃过晚饭就在家附近溜达。路过辅民中学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因为他听见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歌声。歌词当然听不清，但那旋律他却从来没有听过，仿佛是柔和的秋风轻轻抚摩一排排白杨树的叶翼，叫它们安睡的催眠曲。忽而，那白杨树不肯就这样睡去，发出庄稼地里玉米或高粱生长时拔节的嘎嘎声。但转瞬又变得平静，平静得让人感到哀婉和惆怅……

辅民中学的两扇大铁门早已关闭，只有一旁的小木门半掩着。传达室里传出看门老头儿擀面条儿的声音。

中年人是诗人，这歌声使他信步推开小木门，走进校园。

“谁在唱歌？”诗人问。他与看门老头儿挺熟。

“不知道……”看门老头儿摇摇脑袋。

“我进去看看。”

“去吧！回来坐啊！”

夜晚的校园，寂静而辽阔。月光如水，杨树叶的背面被风屡屡吹起，闪着银子一样的光亮。

诗人慢慢地向校园深处走去。那歌声并不因为他的前进而变大，也不因他的后退而变小，诗人无法判断这歌声来自何方。

但他渐渐听清了，这是一个少年的音色。那歌词也从旋律中浮现出来。诗人急忙从怀里掏出一张纸片，将歌词断断续续记录下来：

不是初次出门溜达
站在路上眼睛不眨
我的心跳还很温柔
你该表扬我说今天很听话
我的衣服好像大了
你说我看起来挺傻
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挺傻
我的爹他只会喝酒只会修鞋
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去报仇
也许男人该去学会把手装进口袋握成拳头……

后面的歌词听不清楚，诗人痴痴地举着那纸片，看着月亮。一个小女孩儿的叫声惊醒了他。

“豆豆——豆豆……”

诗人看见一个小学生模样的小女孩儿从宿舍楼里跑出来。

诗人走上前去：“小姑娘——”

小姑娘转过脸：“哟！你吓我一大跳！”

“你找谁呢？”

“我找我的猫……”

“小姑娘，你听见这歌了吗？”

小姑娘静静地，眯缝着眼睛，然后点点头。

“谁唱的？”

“不知道，我也会哼哼……”

“这歌叫什么名字？”

“叫——”小姑娘仰起脸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说，“我们大家都叫它：姐姐，带我回家……”

“你知道歌词吗？”

“不知道！”

“那你怎么叫它这个名字呢？”

“我只记得清最后两句……”

“说给我听！”

“姐姐，我困了。姐姐，带我回家。”

诗人心中一动，又问：“这歌长吗？”

“好长好长。”

“他每天都唱吗？”

“差不多吧。”小姑娘转身跑了，黑暗中传来她呼唤豆豆的声音。

诗人也走了，明天晚上他还要来。

目 录

1	引 子
1	一
27	二
49	三
69	四
85	五
107	六
123	七
139	八
159	九
173	十

189	十一
205	十二
221	十三
237	十四
251	十五
271	十六
287	十七
307	十八
329	十九
349	二十
361	二十一
381	二十二

—

我们和重点学校的最大区别不是
在产品的质量上，也不在产品的数
量上，而是在产品的规格和花色品
种上……

——教导主任

辅民中学并不是龙城市划定的重点中学，但它是个老校。

如果谈起历史，它的成立大约要追溯到民国初期，算起来，怎么也有大半个世纪了。

在这期间，辅民中学校门口的大牌子曾经几度更迭：1949年后按全市统一规划，改为120中；“文化大革命”时改为红星中学；粉碎“四人帮”之后又按它所处的地点改为宋王坟中学；直到改革开放后，它才应广大师生的强烈要求和海内外校友的建议，“返璞归真”——重新恢复了“辅民中学”的名字。

现在，一块凝聚着海内外广大校友关怀与希望的“辅民中学校友会”的大字牌匾与“辅民中学”的校牌一起并列在大门口的左边。与白底黑字的校牌不同的是，校友会的牌子是经过木工雕刻的，铜锈般的绿字，松脂般的黄底，显得十分古朴庄重。

大门口的右侧并没有空着，那里挂着四块招牌，非常富有时代感。一块是校办厂的“辅民教学仪器公司”；一块是给了学校赞助，租房子还另给房租的“众生贸易公司物资部”；第三块是教育局借用几间房子办的“辅民职工函授大专班”；最后一块最小，是块只有一尺见方的铜牌，上面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环宇信息交流中心”。字倒都是书法家的手笔，可惜太挤，使人免不了想起寺院的碑林或什么书法展览的门厅……

辅民中学的校园是很大的。从校门口到校内的第一座建筑物，

有七八十米的距离。坐北朝南的主楼与东西两侧的配楼一起围出一片很开阔的地面，很有些大专院校的格局和气派。

开阔地上左右对称有两棵巨大的绿荫如盖的梧桐树，加上中心一座二十米直径的花坛，使初来乍到的人一进校门，往往就情不自禁地说：“哟！这儿还有这么一所中学呀！”

沿着水泥铺成的甬道绕过主楼，可以看见一个有二百米跑道的操场，操场两侧各有两座比主楼略小但风格颜色相同的楼房，加上与主楼遥相呼应的礼堂，构成了辅民中学的主体建筑群。建筑群中所有的房屋都是灰砖绿窗，浑然一体。每当夕阳西下，学生离校后，微风吹拂，树影摇曳，它们会使人们想起“凝重、寂静、幽深”等字眼儿来……

辅民中学的校址原本在远郊的南山，最早的名字叫“辅民公学”，是一所与社会救济、慈善事业有关的学校，那时候在学校读书的也大半是孤儿或是一些灾民留下的少年儿童。为此，这所学校也便成为当时社会的脸面。开始还好，社会名流捐赠的钱款，各个慈善团体赞助的实物，使这所学校得以维持。到后来，连年的战乱和灾荒，当人们发现肚子是比脸面还重要的东西时，也就无暇顾及这所学校了。1949年，这所学校财政拮据，入不敷出，校舍也已经破旧不堪。民政部门决定将这所学校由远郊的南山迁到近郊的宋王坟，政府拨款在这里建设新校，名字还是“辅民公学”。于是上面提到的建筑群便在这里出现了，公学的全班人马也都搬了过来。

新校建成的一段时间里，学校的性质基本没变。到后来，随着社会的稳定，孤儿大量减少，学校也就允许不是孤儿的少年儿童来上学了。因为这里可以寄宿，许多公务繁忙的干部和知名人

士的孩子便成了这所学校学生的主体。再后来，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干部子女不要特殊”的话，普通人家的孩子也拥进了这所学校。也就是这个时候，“辅民公学”的名称改成了“辅民中学”。没过两年，又改成120中。“返璞归真”的时候，有人提出要“真”就要“真”到家，干脆叫“辅民公学”。有人不同意，说这已经很过分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了多少次报告，上级才勉强同意。再说，你见国内有哪家中学叫公学的，再者说，又有哪家中学不是公家出钱办的？一字之差将两种思想、两个方向分割得如此壁垒分明。嘴上不说破，心里都明白。

辅民中学历史久，面积大，学生多，教学质量也算上乘。它之所以算不上重点中学，原因在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它所在的这个区恰好是龙城市的文化区，有五六所大学都在这个区里。每所大学都设有一所附中。附中的教学质量有大学做坚强的后盾，教学设备也都有大学来支援。将这些附中划为重点中学，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再说，重点又不能太多，都是重点就没了重点。都是重点，谁来教育普通的学生呢？为此，辅民中学只好屈居“普通”了。

“普通”这个词和受气或受委屈多少有点关联。每当辅民中学的老师看到自己用全部心血培养出来的初中生不再报考本校高中而要往高枝儿上飞的时候，心里就免不了有几分酸楚。录取新生的时候，要等重点学校像采茶叶一样把又鲜又嫩的尖尖全都摘走以后，才轮得上普通学校，多让人寒心啊！——那尖尖原本都是自己的心血呀！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辅民中学也毫不气馁。全市举办的各种竞赛中，辅民中学都能拿到前面的名次，第一名或第二名的奖

杯也时不时地捧个把回来。每年考上大学的人数虽不能像重点学校那样达到百分之百，但总在百分之六十以上。考上名牌大学的人数也必定要占相当可观的比例。因此，辅民中学在方圆十里也享有不错的声誉，许多优秀的学生因为离家近，也愿意走进辅民中学的大门。

用教育局局长的话来说，辅民中学虽非重点，但很重要，是比重点还要重要的学校。是非重点的重点，是普通中的冠军……

由于辅民中学较为特殊的地位，辅民中学的校长与其他普通学校相比，身份也略有不同。虽不是“嫡系”，但也绝非“杂牌”，颇有点高级民主人士的味道……因此被选派为校长的人选多少也要有点“资历”。

1949年后，辅民中学的第一任校长是位广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如今已经故去。第二任校长是位老革命，在学校干的时间最长，“文革”中也被斗得最惨，当过一次“叛徒”，两次“特务”，还有一次“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最后含恨而死，可惜生前没有看到昭雪平反的通知。之后又接连换了五位校长，最长的一位干了五年，最短的一位只有三个月。不论建树大小，他们都曾为辅民中学的教育流下过辛勤的汗水。其中除了一位光荣离休，其他四位都有所升迁，职位最低的是市教育局的视察员。

辅民中学现任校长叫顾永泰，他是一年前到任的。

通常大多数人对新领导的到来，心情是复杂的，反映出的态度十分漠然。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们，对新领导不必企望过高，更不要盼望他们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或者哪怕是让人心情振奋的事情来。他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不会凭空变出房子和钱财来满足大家的要求或改善办学条件。面对整个社会的教育状况，

他也无力回天……可大家又希望来个好领导——政策水平比较高，通情达理，处事公平果断。

前几年，大家对新领导的就职演说往往看得很重。励精图治、激动人心的讲话往往能让大家兴奋好几天。到后来，发现不过是订点条条框框，空喊几句新鲜的口号，烧了三把虚火，那让人回肠荡气的语言倒显出几分浅薄来。

大家厌倦了，派来的新领导怎能不觉察，于是再上任时，新领导就极力压低嗓门儿，力求平和地讲几句家长里短，以求人心的沟通。或者说几句“人活着就得吃饭，人吃饭就得放屁”的大实话，以表现自己的豪爽和实在。但没过几天，大家又不满足了。他们觉得领导还是要有个领导的样子，振奋精神的讲话谁不需要？只不过以前是太大太空了，而且连个花样都没有。

人们的掌声再没有以前那样整齐，人们的笑声也再没有以前的痛快。好像是酸碱中和生成盐，人们把喜怒哀乐中和在一起，生成了一种不甜不咸、不酸不辣的苦涩的物质来。人们自己也闹不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以前脑子里还能幻想出一个好领导来，现在，这种幻想的功能也已日渐衰退。面对这种无所适从的局面，领导怎么好当？

顾永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辅民中学的。

开始，老师们并不把顾永泰当作一回事——他已经五十八岁了，已经到了“养鸟种花”“准备回家”的年龄。他不会再像雄心勃勃的中年人那样出些花点子，搞点新招数来推动学校的工作了。他来辅民中学不过是“把把关”“掌掌舵”，他只要顺乎潮流，与学校同步，不捅什么娄子就行了……

可是，三个月下来，老师们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顾永泰不